

法蘭西現代短篇集



991481

876.576
2020

复旦大学图书馆



FUDAN

JF20000061947K 复旦图书馆

法蘭西現代短篇集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發行
實價大洋八角
(外埠另加郵匯費)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選譯者 戴望舒

發行者 韓振業
北江西路三六八號

印刷者 天馬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
北江西路三六八號
天馬書店
分發行所 各省特約所各大書坊

目次

憐憫的寂寞	季奧諾	一
人肉嗜食	沙爾蒙	二
尼卡德之死	蘇波	三
羅馬之夜	保爾·穆朗	五
佳日	拉克勒代爾	九
下宿處		一九

伐場・古久列

詩人的食巾

阿保里奈爾

克麗絲珂

格林

廚刀

拉爾波

舊事

艾蒙

殺人犯

茹昂陀

三個村婦

愛蘭福爾涅

一五五

一七一

一九三

一三七

一五二

一六七

憐憫的寂寞

季奧諾

他們靠在驛站的小門上坐着。他們不知道怎麼辦，望着那輛破舊的公共馬車，然後又望着那條被雨所淋得很油潤的路。冬天的下午是在那邊，在白色而平坦的泥濘中，像一件從曬衣架上掉下來的衣衫一樣。

這兩人之中的肥胖的那一個站了起來。他在他的毛絨的大褲子的兩邊摸索着，接着他又用手指挖着那個褲子上的小小的口袋。趕車的已爬到了座位上去。他已經用舌頭作了一個響聲，而那幾匹馬也已經把耳朵豎起來了。那男子喊着：「等一等。」接着他

對他的伴侶說：「來。」於是那伴侶便走了過去。他是很瘦的，穿着一件太大的破爛的牧人穿的厚外套，便顯得愧裏愧當了。項頸從粗糙的毛織物間露出來，祇有皮和骨，像一條鐵筋一樣。

「上那兒去，」肥胖的那個問。

「上鎮上去。」

「要多少錢？」

「十個銅子兒。」

「上去吧，」肥胖的那個說。

他彎身下去，分開了厚外套的下擺，把那另一個人的腿一直提高到踏腳板上：

「上去吧，」他對他說：「使點勁兒，老哥。」

應該讓那位姑娘來得及拾起她的紙盒子擠上車來。她生着一個線條很粗的全白色的好鼻子，她知道別人在看她的塗着粉的鼻子，於是她好像帶着一種刁惡的神氣似

地，老是有點側目而視着，爲了這個原故，肥胖的那個對她說：「對不起，小姐。」在前面，有一位又肥又軟的太太，穿着一件領口和袖口上都有皮毛的大衣；一個出店司務把自己的身體緊貼着那位太太，爲了使他的肘子可以格外接近地碰到她的乳房的下部起見，他又開了胳膊，把他的拇指放在他的背心的袖口裏。

「靠在那邊，」肥胖的那個聳着肩說。

另一個便傾倒了頭休息着。

他有一雙像死水一樣沉寂的美麗的青色的眼睛。

馬車很慢地走着，因爲正在上一個斜坡。青色的眼睛伴送着樹木的移動。不停地，好像數着牠們一樣。接着，馬車穿過一片平坦的田野，於是在玻璃窗上，除了那到處都是一般無二的灰色的天空外，便什麼也沒有了。目光像一個釘子似地凝止着。牠到住在那個肥胖的太太身上，但是這目光卻有橫睨的神氣，望着更遠的地方，很悲哀，好像一頭驢羊的目光一樣。

那太太拉緊了她的毛皮的領口。那出店司務摸了一摸自己的褲子的前部，看看褲紐是否扣好着。那小姐拉着她自己的裙子，好像要把牠拉長些似的。

那目光老是釘住在一個地方。牠在那裏撕裂，牠在那裏像一個刺似地蘊膿。

那太太用她的手套的皮拭着她的嘴唇。她拭乾了她的耀着柔潤的涎沫的嘴唇。那出店司務又摸了一摸他的褲子的前部，接着他便模倣着一個有痙攣病的人，伸直他的彎曲着的胳膊。他試想凝看對面的那兩道死水一樣的目光，但是他終於垂倒了眼睛，然後又把手按着他的胸口。皮夾子是好好地在那兒。然而他依然還把牠橫摸豎摸個不止。一片陰影充塞在馬車裏；小鎮用牠的兩隻長滿了癬疥的房屋的手臂，接待着驛站的林蔭路。牠一邊獻出「商業花園旅館」，一邊獻出三家妒忌而含酸味的雜食舖。

教士先生把煙斗的灰挖在獻禮盆中，煙灰缸是在那邊禱告檯的欄板上。他把他的剛抽過煙的煙斗放在匣子裏。現在，他是要來把那幾期修道夜課按照街路和屋子分開

來，以便去分送給定戶。缺了三本。他把那些雜誌捧起，一份十字架報攤露了出來。最後，那三本雜誌在那裏了，壓在他的弟弟剛在拿來給他的那包豬肝的下面。真不小心……」一個書面弄髒了。他把那本雜誌拿到窗口的灰色的光線中去，看看這油跡看不看得出，如果斜看，那是看得出的……那時祇有把牠拿給像燈店裏的布雷太太那樣的人了。她是不會仔細看的；她的手指上老是沾着煤油，她會以爲這是她自己弄髒的。

在那邊，在地板上，還有一塊糞土，也是阿道爾夫帶進來的；那是牲口房裏的糞土，有着一個腳踵的印跡。教士先生站了起來，他用鞋尖兒輕輕地把牠踢到火爐邊去。

「瑪爾特，有人在打門。」

「什麼？」瑪爾特推開了廚房的門問。

「我說有人在打門。」

在那女僕的身上，圍裙的細帶子把她的大乳房和肚子劃分着。

「還有人來，先生，你也可以去看一看啊。我生着這兩隻腿……我的氣腫……老是

走上，走下……你總有一天會看見我的結果的。」

又打了一次門。

「你去瞧一瞧吧。如果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事，你就在下邊辦了。這樣的天氣，上來的
人們會把我到處都弄髒的。」

她的臉上沾滿了油。

「這是在安放肥肉的時候沾上的，」她說。「食櫥是太高了。一塊肥肉溜了下來，我
用臉兒接住了牠。」

「來了，」教士在甬道中喊着。

接着他拉開了門門，開了門。

「先生，您好！」肥胖的那個說。

生着青色的眼睛的那個瘦子是在後面，在他的外套裏發抖。

「我們不能給錢，」教士看見他們的時候說。

那胖子除了帽子。那瘦子舉起了手，目光直釘住教士。

「您難道沒有什麼小工作嗎？」那胖子說。

「工作？」

於是牧師便顯着思索的神氣，同時，他輕輕地推上了門。

「工作。」

他把門開大了。

「進來，」他說。

那個已經把帽子戴上了的胖子，這時又急急地把帽子除下了。

「多謝您，教士先生，多謝您。」

於是他在刮泥板上刮去了他鞋上的泥，雖則門很高，他也微微地彎着他的背脊走了進來。

另一個一句話也不說，他走了進來，身子是高高的，腳很髒；他用他的青色的冷漠而悲哀的眼睛，望着那教士的一舉一動。

人們走進了一道可以通車馬的甬道，因為教士的住宅是一所從前的鄉下大地主的屋子。接着是一個方院子；在這個院子裏，有兩座樓梯，像院子一樣方的大梯級躍昇到上面去。

「在這兒等着我，」教士看着那兩雙骯髒的腳想起來說。他上樓去。

那胖子默默地微笑了一下。

「你瞧，行了，」他說。「我們已化了二十個銅子兒了……」

「瑪爾特……」教士在走進去的時候說，接着又立刻說：

「你在那兒幹什麼？」

那是熱騰騰地放在白木桌上的一盆菜，豬臟和一塊塊像花一樣的紫色的肝，一球的胸腺，都一起發着爆裂的聲音。

「一盆『雜燴』」瑪爾特說。

於是她開始斟出一縷有葡萄蔓香味的濃酒來。沸油的聲音靜下去了。

「這是今天晚上喫的嗎？」教士問。

「是的。」

「對我說，瑪爾特，你知道我在想什麼？我們趁機會修好抽水唧筒的水管好嗎？」

「那是非得下井去不可的，」那斟着酒的瑪爾特說。

「是呀，」教士說。

她一句話也不說，接着她一下子把那長頸酒瓶拿直了；她把那盆菜拿到火爐上去。「那麼你呢，你找到下井去的人嗎？那鉛管匠說的什麼，你是知道的。他不願意送了。」

自己的性命。那是一口古井，而且又是在這種的時候，你找到了人嗎……」

「聽着，下面有兩個人，他們要求做一點工作。這好像是等錢用的人。」

「那麼，應該利用一下啊，」瑪爾特說，「因為，你是知道的，那個鉛管匠，他已對我說過了，他決不肯下井去。如果他們等錢用，那麼我們應該利用他們。」

「就是這麼一會事，」那教士說，「我們有一個抽水唧筒，鉛管是貼着井壁扣住着的。有幾個鐵扣準已經鬆脫了。我們可以說鉛管是脫開了，於是牠便懸空了。牠這樣地完全由上面的鉸桿牽住着，一不小心便會完全脫落了。我有着結實的鐵扣，祇是要有人下井去……」

「你的井深嗎？」那胖子問。

「不，」教士說，「不，總不會很深的，你知道，這是一口家井，最多十五或二十米突深吧。」

「遠嗎？」

「不，就在這兒。」

教士向院子的一邊走過去，那胖子跟在後面，而另一個也曳着他的大外套跟在後面。牆上有一扇小門，門下面有一個被水所腐蝕了的古舊的石水溝。他開了那扇小門，門樞軋軋地響着，有兩三片鏽鐵墮下在地上。

「在這裏，你瞧。」

那口井發着一種夜間的樹木和深水的辛辣的氣味。那裏有一種脫落而下墜的石井的「格魯」聲。那不敢走上前去的牧師縛着身子，臀部向後退着，我們可以聽到他的足套在他的鞋子裏瘙癢着。

「就是這個，你瞧。」

他顯着一種抱歉的神氣。

「你們既然有兩個人……」他說。

那胖子於是望了望他的伴侶。他站在那裏，老是在他的大外套裏搖擺着。我們看不見他的臉兒，祇看見一雙眼睛，一雙老是凝視着教士的黑色的法衣的青色的冷漠的眼睛；但是那雙眼睛卻是橫看着，向遠處看着的，靈魂是十分地悲哀。

他顫慄着，苦苦地一大口一大口地嚥下他的涎沫。

「好，教士先生，」那胖子說，「這可以弄得好，祇有我一個人，但這可以弄得好。」瑪爾特在走廊上現身出來了。

「教士先生，音樂課的時間快到了。」

正在這個時候，有人在打門。他去開門，那是一個穿着一身美麗的羊毛外套的金髮的孩子。

「上樓去，雷奈少爺，」教士說，「我就上來了。」

他回到那兩個人身邊去。

「牆或許有點不大牢了，」他說。